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名劍風流

古
龙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上

名劍風流

上

古龍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新
版
古
龍
全
集



古龙：为现代武侠小说“别开生面”的重量级作家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笔和意境，将武侠小说推上第一个新的高峰。古龙的文学作品永不被遗忘，他的学写石破天惊的武侠小说，与金庸、梁羽生被公认为当代武侠小说的三巨擘。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【武林外史】 | 【绝代双骄】 | 【名剑风流】 |
| 【流星·蝴蝶·剑】 | 【陆小凤传奇系列】 | |
| 【楚留香传奇系列】 | 【多情剑客无情剑】 | |
| 【边城浪子】 | 【九月鹰飞】 | 【三少爷的剑】 |
| 【白玉老虎】 | 【大地飞鹰】 | 【大人物】 |
| 【圆月弯刀】 | 【风铃中的刀声】 | 【萧十一郎】 |
| 【七种武器】 | 【大旗英雄传】 | 【浣花洗剑录】 |
| 【情人箭】 | 【护花铃】 | 【血鹦鹉】 |
| 【剑玄录】 | 【欢乐英雄】 | 【孤星传】 |
| 【苍穹神剑】 | 【湘妃剑】 | 【彩环曲】 |
| 【剑毒梅香】 | 【剑客行】 | |

古龍兄為人慷慨立不羈
自如變化多端。又如其人，且復多
奇氣。惜英年早折。余與古兄書
年交好，且喜讀其書。今既不見其
人，又各新作平遠，深自惜。

金庸

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

第一回 祸从天降

庭院深沉，浓荫如盖，古树下一个青袍老者，须眉都已映成碧绿，神情却是说不出的安详悠闲，正负手而立，静静地瞧着面前的少年写字。

这少年盘膝端坐在张矮几前，手里拿着的笔，粗如儿臂，长达两丈，笔端几已触及木叶，赫然竟似生铁所铸，黝黑的笔杆上，刻着“千钧笔”三个字，但他写的却是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，这时他已将一篇南华经写完，写到最后一字，最后一笔，仍是诚心正意，笔法丝毫不乱。

木叶深处有蝉声摇曳，却衬得天地间更是寂静，红尘中的器闹烦扰，似已长久未入庭院。

那少年轻轻放下了笔，突然抬头笑道：“黄池之会，天下英雄谁肯错过？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去了么？”

青袍老者微微笑道：“你直待这一篇南华经写完才问，养气的功夫总算稍有进境，但这句话仍是不该问的，你难道还勘不破这“英雄”二字？”

少年抬头瞧了瞧树梢，却又立刻垂下了头，道：“是。”

有风吹过，木叶微响，突然一条人影自树梢飞鸟般掠下，来势如箭，落地无声，竟是个短小精悍的黑衣人，黑色的紧身衣下，一粒粒肌肉如走珠般流窜全身上下，每一寸都充满了警戒之意，当真如强弩在匣，一触即发。

但这老少两人神色却都丝毫不变，只是淡淡瞧了他一眼，也不说话，仿佛这黑衣人早就站在那里似的。

黑衣人突然笑道：“乐山老人俞放鹤，果然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却不想公子竟也镇定如此，我黑鸽子总算开了眼界。”抱拳一礼，眉宇间顿现敬佩之色。

俞放鹤笑道：“原来是轻功七进中的黑大侠。”

黑鸽子道：“前辈总该知道，武林七禽中，就数我黑鸽子最没出息，既不能做强盗也不能当镖客，只有靠着两条跑得快的腿，一张闭得严的嘴替人传递书信来混日子。”

俞放鹤悦声道：“黑兄平生不取未经劳力所得之财物，老朽素来佩服，却不知是哪位故人劳动黑兄为老朽传来书信？”

黑鸽子笑道：“传信之人若不愿透露身份，在下从来守口如瓶，此乃在下职业道德，前辈谅必不至相强，但在下却知道这封书信关系着前辈一件极重大的秘密，所以必须面交前辈。”慎重地取出书信，双手奉上。

俞放鹤微微沉吟，却又将那封信送了回去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就请阁下将此信大声念出来吧。”

黑鸽子道：“但此信乃是前辈的秘密……”

俞放鹤笑道：“正因如此，老朽才要相烦阁下，老朽平生从无秘密，自信所作所为，没有一件事是不能被人大声念出来的。”

黑鸽子耸然动容，轩眉大笑道：“好个‘从无秘密’，当今天下，还有谁能做到这四个字！”

双手接过书信撕了开来，三页写得满满的信纸，竟黏在一起，他伸手沾了点口水，才将信纸掀开，瞧了一眼，大声念着道：“放鹤仁……”

那“兄”字还未说出口来，身子突然一阵抽搐，倒了下去。

俞放鹤终于变色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就在这眨眼间他脉息便已将断，俞放鹤不及再问别的，大声问道：“这封信究竟是谁要你送来的？谁？”

黑鸽子张开了嘴，却说不出一个字，只见他面色由青变白，由白变红，由红变黑，眨眼间竟变了四种颜色，面上的肌肉，也突然全都奇迹般消失不见，刹那前还是生气勃勃的一张脸，此刻竟已变成个黑色的骷髅。

那少年手足冰冷，尖声道：“好毒！好厉害的毒。”

俞放鹤缓缓站起，惨然长叹道：“这封信本是要害我的，不想却害了他，我虽未杀他，他却因我而死……”

只见黑鸽子身上肌肉也全都消陷，怀中滚出了几锭黄金，想来便是他传信的代价，也正是他生命的代价。

俞放鹤瞧着这金子，突然拾起了那封书信。

少年目光一闪，惊呼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怎样？”

俞放鹤神色又复平静，缓缓道：“此人为我而死，我岂能无以报他，何况，要害我的这人手段如此毒辣，一计不成，想必还有二计，就说不定还要有无辜之人陪我牺牲，我活着既不免自责自疚，倒不如一死反而安心。”

那少年颤声道：“但……但你老人家难道不想知道究竟是谁要害你？”

你老人家一生与人无争，又有谁会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听“轰”的一声巨震，那几锭金子竟突然爆炸，震得矮几上的水池纸砚全都掉了下来。

俞放鹤身子看似站着不动，其实已跃退三丈后又再掠回，他平和的目光中已有怒色，握拳道：“好毒辣的人，竟在这金锭中也藏有火药，而且算准黑鸽兄将信送到之后再爆，他不但要害我，竟还要将送信人也杀死灭口……”

少年目光变色，恨声道：“这会是什么人？既有如此毒辣的一颗心，又有如此巧妙的一双手，此人不除，岂非……”

俞放鹤黯然一叹，截断了他的话，惨笑道：“其实，这也不能怪他，他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害我，想必是我曾经做错了什么事，他才会如此恨我。”

少年目中泪光闪动，颤声道：“但你老人家一生中又何尝做错了什么事？你老人家如此待人，却还要人要害你老人家，这江湖中莫非已无公道。”

俞放鹤缓缓道：“佩玉，莫要激动，也千万莫要说江湖中没有公道，一个人一生之中，总难免做错件事，我也难免，只是……只是我一时间想不起罢了。”

突听远处有人大声喝道：“俞放鹤在哪里？……俞放鹤在哪里……”

这喝声一声接着一声，越来越近，喝声中夹着的惊呼声、叱骂声、暴力撞门声、重物落地声，也随着一路传了过来，显见俞宅家人竟都拦不住这恶客。

少年俞佩玉动容道：“是什么人敢闯进来？”

俞放鹤柔声道：“有人来访，我本就不应阻拦，何况，客已进来，你又何苦再出去……”突然转头一笑，道：“各位请进吧。”

花园月门中，果然已闯入五条锦衣大汉，人人俱是满面杀机，来势凶恶，但瞧见这父子两人安详镇定的神色，却又都不禁怔了怔，当先一条虬髯紫面大汉，手提金背九环刀，厉声狂笑道：“俞放鹤，好恶贼，我总算找着你了。”

狂笑声中金环震动，疯狂般向俞放鹤一刀砍下，树叶都被刀风震得簌簌飘落，俞放鹤却凝立不动，竟似要等着挨这一刀！

少年俞佩玉头也未抬，手指轻轻一弹，只听“嗤”的一声，接着“当”的

一响，虬髯大汉掌中金刀已落地。

他半边身子都已发麻，耳朵里嗡嗡直响，面上更早已变了颜色，眼睁睁瞧着这少年，既不敢进，又不敢退。

俞佩玉已缓缓走了过来，突听俞放鹤沉声道：“佩玉，不得伤人。”

俞佩玉果然不再前走一步，虬髯大汉浓眉顿展，仰天狂笑道：“不错，俞放鹤自命仁者，手下从不伤人，但你不伤我，我却要伤你，你若伤了我一根毫发，你就是沽名钓誉的恶贼。”

他居然能将不通之极的歪理说得振振有词，脸厚心黑，可算都已到家了，俞放鹤却不动容，反而微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各位无论如何都是要取老朽性命的了？”

虬髯大汉狞笑道：“你说对了。”

突然往地上一滚，金刀便已抢入掌中，振刀大喝道：“兄弟们还不动手。”

喝声中九环刀、丧门剑、虎头钩、判官笔、练子枪，五件兵刃，已各自挟带风声，向老人击出。

就在这时，突听一人长笑道：“就凭你们也配伤得了俞老前辈。”

一条人影随着清朗震耳的笑声，自树梢冲入刀光剑影中，“哗啦啦”一响，九环刀首先飞出，钉入树干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丧门剑也折为两段。接着，一对判官笔冲天飞起，虎头钩挑破了使剑人的下腹，练子枪缠住了使钩人的脖子，刹那之间，五条大汉竟全都倒地不起。

这人来得既快，身手更快，所用的招式，更如雷轰电击，势不可挡，俞氏父子不禁耸然动容。

直到现在他们才瞧清这人乃是个紫罗轻衫，长身玉立的英俊少年，目光灼灼，英气逼人，只是一张苍白的脸，冷冰冰的没什么表情，显得有些寒峻冷漠。

此刻他竟已拜倒在地，恭声道：“小子在路上便已听得这五人有加害前辈之意，所以一路跟来，见得前辈如此容让，这五人竟还如此无礼，小子激怒之下，出手未免重些，以致在前辈府中伤了人，还请前辈恕罪。”

他出手解围，竟不居功，反先请罪。

俞放鹤长叹道：“世兄如此做法，全是为了老朽，这“恕罪”两字，但请再也休要提起，只是这五人……唉，老朽委实想不起何时开罪了他们，却

害得他们来此送死。”

默然半晌，展颜一笑，双手搀扶这罗衫少年，笑道：“世兄少年英俊，若为老朽故人之子，实是不胜之喜。”

罗衫少年仍不肯起来，伏地道：“前辈虽不认得小子，小子之性命却为前辈所赐，只是前辈仁义广被四海，又怎会记得昔年曾蒙前辈翼护的一个小孩子。”

俞放鹤搀起了他的手，笑道：“但如今这孩子非但已长大了，而且还反救了老朽一命，看来天道果然……”双臂突然一震，将那少年直摔了出去，倒退三步，身子发抖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罗衫少年凌空一个“死人提”飘然落地，仰天大笑道：“俞老儿，你掌心已中了我‘立地夺魂无情针’，便是神仙也救不活你了，你再也休想知道我是什么人……”

俞佩玉早已冲到他爹爹身旁，只见他爹爹一双手在这刹那间便已肿起两倍，其黑如漆，其热如火。再瞧这老人面目，也已全无血色，颤抖的身子已站不直，嘴里已说不出话，俞佩玉心胆皆裂，嘶声道：“我父子究竟与你有何仇恨？你要下此毒手？”

罗衫少年大笑道：“我和姓俞的素无冤恨，也不过是要你们的命而已。”

他口中大笑，面上却仍是冰冰冷冷，全无表情。

俞佩玉瞧了瞧地上尸身，咬牙道：“这都是你布下的毒计？”

罗衫少年道：“不错，我为了要取你父子性命，陪着你父子死的已不止这六个……”

突然撮口而啸，四面墙头，立刻跃入了二十余条黑衣大汉，各展刀剑，人人俱是脚步轻灵，身手矫健，看这扑了过来的二十余条大汉，竟无一不是江湖中独当一面的高手，只是人人都以一方紫罗花巾蒙住了脸，竟都不愿被人瞧出来历。

罗衫少年仰天大笑道：“姓俞的，我瞧你还是束手认命了吧，咱所畏惧的只不过是俞老儿一双天下无敌的金丝绵掌，俞老儿既已不中用，你还想怎样？”

俞佩玉目光一转，便已瞧出这些人身手不弱，他心中不但悲痛之极，愤怒之极，也难免要惊骇之极。

若是换了别人早已神智失常，纵不胆裂气馁，也要疯狂拼命，但这少年却大是与众不同，身子一转背起了他爹爹，将老人的长衫下摆往腰间一束，右手已抄起了那杖千钧铁笔。

这时黑衣大汉们已摸到近前，瞧见这少年居然还能气定神凝地站在那里，也不觉怔了一怔，方自展刀扑上。

只见刀光闪动，寒芒满天，虽是十余柄刀剑同时抢攻，但章法却丝毫不乱，攻上的攻上，击下的击下，砍头的砍头，削足的削足，十余柄刀剑同时刺向同一人，竟丝毫不闻刀剑相击之声。

但突然间，一阵狂风着地卷起，千钧铁笔横扫而出，金铁交鸣之声立时大作，钢刀铁剑，弯的弯，折的折，脱手的脱手，十余大汉身子齐被震出，但觉肩痹腕麻，一时间竟抬不起手。

这面如冠玉、温文尔雅的少年，竟有如此惊人的神力，当真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

但这些大汉终究不是俗手，虽惊不乱，十余人后退，另十余人又自抢攻而上，俞佩玉千钧笔再次挥出。

这一次却再也无人敢和他硬碰力拼，只是乘隙抢攻，四下游击，只听风声震耳，震得树叶如花雨般飘落。

二十余条大汉左上右下，前退后继，竟无一人能攻入笔风圈内，只是这千钧铁笔威势虽猛绝天下，毕竟太长太重，施展既不能如普通刀剑之灵活，真力之损耗也太多，二十余招过后，俞佩玉白玉般的额角上已满是汗珠。

罗衫少年抚掌大笑道：“对，就是这样，先耗干他力气再说，老鼠已被捉进了罐子，还怕他跑得了么？”他虽然戴着面具，但听他语声，年龄也的确不大。

俞佩玉虽在和别人动手，眼睛却不断在留意看这狠毒的少年，更留意着这少年的一双手，手中的无情针。

只听他背后老父的呼吸已越来越微弱，终至气若游丝，而面前这强敌的身子却渐渐走近，一双手似乎已将挥出。

俞佩玉心已碎，力已竭，突然大呼道：“罢了。”

他明知此番若是脱走，只怕再也难查出这些仇人的真相来历，但情势却已逼得他非走不可。

话声出口，千钧笔“横扫千军”，突然往一条使刀的大汉当胸砸了过去，那大汉肝胆皆丧，魂不附体，跌在地上，连滚几滚，千钧笔竟插入地下，俞佩玉身子竟借着这一戳之力，“呼”地自众人头顶上飞过，飞过树梢，就好像一只长着翅膀的大鸟似的，飘飘荡荡，飞了出去。

千钧笔居然还有这点妙用，更非众人始料所及。

罗衫少年顿足道：“追！”

他脚一顿，人也箭一般蹿了出去，但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，何况他轻功本就俞佩玉差着三分，俞佩玉借了那一戳之力，轻功更无异加强了一倍，等他飞掠出墙，但见墙外柳丝在风中飘拂，河水在阳光下流动，一条黄犬夹着尾巴从小桥上走过。

俞佩玉却已瞧不见了。

俞佩玉其实并未走远，只是躲在桥下荒草中。

背后背着一人，他余力实已不能奔远，只有行险侥幸，以自己的性命来和对头的机智赌上一赌。

只听那罗衫少年轻叱道：“分成四路，追！”

一人道：“桥下……”

罗衫少年怒道：“姓俞的又不是傻子，会在桥下等死？”

接道，衣袂带风之声，一个接着一个自桥上掠过，“扑通”一声，那条黄犬惨吠着跌入河里，想是那罗衫少年恼怒之下，竟拿狗来出气，水花消失时，四下已再无声息，俞佩玉一颗心提起，又放下，还是伏身草中，动也不动。

他当真沉得住气，直到了盞茶时分，确定那些人不再回来，方自一掠而出，不奔别处，却笔直奔回自家庭院——

别人算准他不敢回来，他就偏要回来。

庭院依旧深寂，浓荫依旧苍碧，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是那六具尸身，却又在提醒他方经惨变。

俞佩玉笔直奔入内室，将他爹爹放在床上，自柜中取了瓶丹药，全都灌入他爹爹嘴里。

这本是老人秘制的灵药，也不知道曾经救过多少人的性命，但此刻却救不活他自己的性命，俞佩玉的眼泪，直到此刻才流下来。

阳光自小窗中斜斜照进来，照在老人已发黑的脸上，他胸中还剩下最后一口气，茫然张开了眼，茫然道：“我错了么？……我做错了什么？……”

俞佩玉以身子挡住阳光，泪流满面，嘶声道：“爹爹，你老人家没有错。”

老人像是想笑，但笑容已无法在他逐渐僵硬的面上展露，他只是歪了歪嘴角，一字字道：“我没有错，你要学我，莫要忘记容让，忍耐……容让……忍耐……”语声渐渐微弱，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俞佩玉直挺挺跪倒，动也不动，泪珠就这样一滴滴沿着他面颊流下，直流了两个时辰，还没有流干。

窗外阳光已落，室内黝黑一片。

黑暗，死寂，突然间，一阵脚步声响了起来。

这脚步声缓慢而沉重，每一脚都能踩碎人的心，这脚步声自曲廊外一声声响了过来，终于走到了门口。

门，轻经被推开——

俞佩玉还是跪在黑暗中，动也不动。

只见那人影竟自门外一步步走了进来，就像是幽灵般，还是走得那么慢，他身子纤小，脚下却似拖着千斤重物。

俞佩玉终于站了起来。

那人一惊，倒掠而出，退到门口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这句话本该俞佩玉问他的，他却先问了出来，俞佩玉静静地瞧着，朦胧中只见“他”腰肢纤细，长发披散，竟是个女子。

哪知这女子竟然嘶声狂呼道：“好恶贼，好毒的手段，你……你居然还敢留在这里。”

反手抽出了背后长剑，剑光闪动，发狂般扑了过来，连刺七剑。

她方才脚步那般沉重，此刻剑势却是轻灵飘忽，迅急辛辣，俞佩玉展动身形，避开了这一气呵成的七着杀手，沉声道：“菱花剑？”

那女子怔了一怔，冷笑道：“恶贼，你居然也知道林家剑法的威名？你……”

俞佩玉再退数步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是俞佩玉。”

那女子又是一怔，住手，长剑落地，垂下了头，道：“俞……俞大哥，老

伯难道……”她一面说话，目光已随着俞佩玉的眼睛望到那张床上，说到这里她已依稀瞧见了床上的人，身子不由得一震，风中秋叶般颤抖起来，终于扑倒在地，放声痛哭道：“我不能相信……简直不能相信……”

俞佩玉还是静静地瞧着她。直到她哭得声音嘶哑，突然道：“好了，我已哭够了，你说话吧。”

俞佩玉还是不说话，却燃起了灯，灯光照亮了她一身白麻的孝衣，俞佩玉这才不禁为之一震，失声道：“林老伯难道……难道也……”

那少女嘶声道：“我爹爹六天前也已被害了。”

俞佩玉惨然失色，道：“是……是谁下的毒手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不知道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她霍然回过了头，灯光下，只见她的面容是那么清丽，又是那么憔悴。她的眼睛虽已哭红，虽然充满了悲痛，却还是能瞪得大大的，瞧着俞佩玉，眼色也还是那么倔强。她瞪着俞佩玉一字字道：“你奇怪么？我爹爹死了，我却不知是被谁害的，那天我出去了，等我回去时，他老人家尸身已寒，我们家里已没有一个活着的人。”

俞佩玉实在想不到这看来弱不禁风的女孩子，在经过如此惨变后，还能远自千里赶来这里，此刻竟还能说话。

在她这纤弱的身子里，竟似乎有着一颗比铁还坚强的心，俞佩玉长叹垂首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那少女却又接道：“你奇怪么？我居然会说已哭够了，只因我委实已哭够，我已哭得不想再哭了，这一路上我已哭过五次。”

俞佩玉失声道：“五次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五次，除了你爹爹和我爹爹外，还有太湖之畔的王老伯、宜兴城的沈大叔、茅山下的西门……”

俞佩玉不等她说完，已耸然截口道：“他们莫非也遭了毒手？”

那少女目光茫然移向灯光，没有说话。

俞佩玉道：“太湖王老伯金剪如龙，号称无敌，宜兴沈大叔银枪白马，少年时便已横扫江南，茅山西门大叔一身软功，更是无人能及，他们怎会遭人毒手？”

那少女悠悠道：“菱花神剑与金丝绵掌又如何？”

俞佩玉垂下了头，黯然道：“不错……莫非他们竟都是被同一人所害？”

这人是谁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只是，我并未瞧见他们的尸身。”

俞佩玉霍然抬头，道：“既未瞧见尸身，怎知已死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没有人……他们家里虽然没有死尸，却也瞧不见一个活人，每栋屋子都像是一个坟墓……你的家，和我的家也正是如此。”

俞佩玉默然半晌，喃喃道：“家？……我们已没有家了。”

那少女目光逼视着他，忽然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俞佩玉缓缓道：“这所有的事都是件极大的阴谋，大得令人不可思议，我现在虽猜不透，但总有一天会查出来的，你若是主使这阴谋的人，要对我如何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斩草除根？”

俞佩玉惨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若是我，又当如何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逃……但逃向哪里？”

俞佩玉道：“何处安全，便去那里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安全？……你我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，他就算到了你身旁，你也不会知道的，普天之下，又有何处才是安全之地？”

俞佩玉道：“有一处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是什么地方？”

俞佩玉：“黄池！”

那少女失声道：“黄池？……如今天下武林中人，都要赶去那里……”

俞佩玉截口道：“正因为天下英雄都要赶去那里，那恶贼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那里出手伤人的。”

那少女缓缓点了点头，缓缓道：“很好，你在此时此刻，居然还能想得如此周到，想必不至于被人害死了，你……你去吧。”

俞佩玉道：“你……”

那少女大声道：“我用不着你管。”转过身子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俞佩玉也不阻拦于她，只是静静地在后面跟着，跟出了门，那少女脚下一软，身子跌倒，俞佩玉已在后面轻轻扶着，长叹道：“你吃的苦太多，太累了，还是先歇歇吧。”

那少女目中又有泪光闪动，咬了咬嘴唇，道：“你何必故意装成关心我的样子，我……我自千里外奔到你们家来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却连我的名字

都不问。”

俞佩玉道：“我不必问的。”

那少女突然挣扎着站起，咬着牙叫道：“放开我……放开我……你再碰我一根手指，我就杀了你。”

俞佩玉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虽然没有见过你，却又怎会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那少女展颜一笑，瞬即垂下了头，幽幽道：“只可惜你我相见的时候错了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门外又有脚步声响起，一个苍老的语声轻唤道：“少爷……少爷……”

俞佩玉横身挡在少女前面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语声道：“少爷你连俞忠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？”

俞佩玉松了口气，那少女却抓紧他肩头，道：“谁？”

俞佩玉道：“他是自幼追随家父的老仆人！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但……但我来的时候，一个活人都未见到。”

俞佩玉怔了怔，道：“他……只怕也躲过了。”

说话间一个白发苍苍的青衣老家人已走了进来，躬身道：“秣陵来的王老爷已在厅中等着少爷前去相见。”

俞佩玉动容道：“可是‘义薄云天’王雨楼王二叔？”

老家人俞忠道：“除了他老人家，还有哪位？”话未说完，俞佩玉已大步走了出去，但见曲折的长廊两旁，不知何时已燃起了纱灯，就像是平时一样。

俞佩玉心里奇怪，脚步却未停，大步冲入前厅，厅中竟是灯火通明，一个浓眉长髯，面如重枣的紫袍老人端坐在梨花椅上，正是侠名遍江湖，仁义传四海的江南大侠，“义薄云天”王雨楼王二爷。

佩玉奔过去跪地拜倒，哽咽道：“二叔，你……你老人家来得……来得迟了。”

王雨楼叹道：“你和你那老爹爹的事，二叔我听了也难受得很。”

俞佩玉惨声道：“小侄不幸……”

突然抬起头来，满面惊诧道：“二叔你……你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了？”

王雨楼手捋长髯，含笑道：“自然是你那老爹爹，我那俞大哥告诉我

的。”

俞佩玉耸然失声道：“我爹爹，他……他……何时……”

王雨楼笑道：“方才他怒气冲冲地走出来，连我都不愿理睬，我虽不知你父子两人是为了什么争执起来，但是四十年来，倒真未见过他动如此大的火气，只有叫你云三叔陪他出去散散心，也免得你父子又……”

俞佩玉早已惊得怔住，听到这里，忍不住脱口呼道：“但……但我爹爹方才已……已经被害了。”

王雨楼面色一沉，皱眉道：“少年人与父母顶嘴，也是常有的事，你这孩子难道还想咒死你爹爹不成。”

俞佩玉嘶声道：“但……我爹爹明明已……已……”

王雨楼怒叱道：“住嘴。”

俞佩玉咬牙道：“他老人家尸身还在寝室，你老人家不信，就去瞧瞧。”

王雨楼怒冲冲站起，道：“好，走！”

两人大步而行，还未走过回廊，便瞧见方才昏暗的寝室此刻竟已灯火明亮，俞佩玉一步冲了进去，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乱，放鹤老人的尸身竟已赫然不见了。

王雨楼厉声道：“你爹爹尸身在哪里？”

俞佩玉身子颤抖，哪里还能说得出口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冲入庭院，廊旁纱灯映照，照着那浓荫如盖的老树，树下莫说那六具尸身，就连方才被笔锋舞落的落叶，都已不知被谁扫得干干净净。

千钧笔还在那里，矮几上水池、纸砚，也摆得整整齐齐，依稀还可瞧见纸上正是他自己方才写的南华经。

俞佩玉手足冰冷，这幽静的庭院，在他眼中看来，竟似已突然变成了阴森诡秘的鬼域。

王雨楼负手而立，沉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俞佩玉失魂落魄，茫然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只见花丛中人影移动，正是方才那少女，俞佩玉如见救星，冲过去抓住她的手，大声道：“她方才瞧见的……她就是“菱花神剑”林老爷子的女儿林黛羽，她方才亲眼瞧见了爹爹的尸身。”

王雨楼目光如炬，厉声道：“你可是真的瞧见了？”

林黛羽道：“我……我方才……”

突然间，四个人大步走上曲廊，齐声笑道：“王二哥几时来的，当真巧得很。”

当先一人锦衣高冠，腰悬一柄满缀碧玉的长剑，头发虽然俱已花白，但看来仍是风神俊朗，全无老态。

林黛羽瞧见这四人，语声突然顿住，身子也似起了颤抖，俞佩玉更是如见鬼魅一般，面容大变，惊呼道：“林……林老伯，你……你老人家不是已……已死了么？”

来的这四人竟赫然正是太湖金龙王、宜兴沈银枪、茅山西门风，以及苏州大豪“菱花神剑”林瘦鹃。

林瘦鹃还未答话，他身旁西门风大笑道：“三年未见，一见面就咒你未来的岳丈大人要死了，你这孩子玩笑也未免开得太大了吧。”

俞佩玉霍然转身，目光逼视林黛羽，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为何要骗我？”

林黛羽缓缓抬起头来，目光清澈如水，缓缓道：“我说的？我几时说过这话？”

俞佩玉身子一震，倒退五步，转过头，只见这五位武林名人都在冷冷瞧着他，眼神中带着惊讶，也带着怜悯。

那老家人俞忠不知何时已弯着腰站在那里，赔笑道：“少爷你还是陪五位老爷子到厅中奉茶吧。”

俞佩玉纵身扑过去，紧紧抓住了他肩头，道：“你说！你将方才的事说出来。”

俞忠竟也怔了怔道：“方才的事？方才那有什么事？”

俞佩玉惨然失色，王雨楼道：“除了我五人外，今天可有别人来过？”

俞忠摇头道：“什么人也没有……”

俞佩玉缓缓放松手掌，一步步往后退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为何要害我？”

俞忠长叹一声，凝注着他，目中也充满了怜悯之色，叹道：“少爷最近的功课太重了，只怕……”

俞佩玉突然仰天狂笑起来，狂笑道：“只怕我已疯了，是么？你们这样瞧着我，只因你们都认为我已疯了，是么？你们都盼望我发疯，是么？”

林瘦鹃叹道：“这孩子只怕是被他爹爹逼得太紧了。”